

2013年,回族工人作家张宝申的去世,让京城文学艺术界人士无不为之痛惜。谁也不曾想到,张宝申退休后,正值把多年的沉淀打造成崭新的文学精品之时,却不幸过早地离我们而去。

记得1981年国庆节,我从新疆探亲刚刚回到北京,就在西城区白塔寺中国评剧院演出大厅门前,看到一则大幅海报,新创大型评剧《银河湾》正在演出,这是北京市最早表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改革情况的剧目,编剧是张宝申(回族)、刘成林。瞬间,一种惊喜在我心头涌动。之前我只知道张宝申在北京618厂搞了多年的业余文学创作,发表了不少工业题材的诗歌、小说和小剧本,在北京已经成为小有名气的工人作家了。粉碎“四人帮”以后,他调到中国评剧院当编剧,没想到这么快就创作出大型评剧。

张宝申刚调到中国评剧院时,院里创作组已有八九位编剧在职,除了老剧作家,就是“文革”前的名牌大学毕业生,而且多有剧作问世,属他的学历最低、资历最浅、年龄最小,但这一切并没有影响他在新的环境里迈出崭新的步伐。他把评剧院资料室里珍藏的评剧经典剧本都进行了认真的研读,并重点学习、分析了《小女婿》《刘巧儿》《杨三姐告状》《花为媒》《夺印》《向阳商店》等评剧院的一批保留节目。他还通过工作的便利条件,到排练场看排练,到北京的各大剧场看戏。不仅可以看本剧院的戏,还能看其他剧院、剧种的戏,这让张宝申吸取了不少宝贵的编剧经验。

一般来说,一个人调到一个新的单位安定下来之后,就应该稳步前进了,而张宝申调到中国评剧院刚满3年,却提交了去山东宁津县故乡农村体验生活一年的报告,返回京城不久又去首钢当工人4个月,后来还经常到京郊、河北、安徽、江苏等地农村深入生活。这段时间对于张宝申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生活的积累日益丰富,创作的水平日益提高。1992年,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他“深入生活”特别奖;1993年,又被评为北京市第二届民族团结先进个人。

高尔基说过,在所有的文学形式中,戏剧是最难写的。张宝申进入评剧院从事专业创作的20多年里,一直都以最大的拼劲儿,多写多练,反复实践,不怕失败,一步一步地向前走。他说,

扎根沃土 抒写真情

——记工人作家张宝申

□马润清



评剧《黑头儿与四大名蛋》剧照

剧本写出来之后,一定要在审查、讨论中听取来自导演、演员等各方面的意见和指点,每一个细节都不能轻视,这对自己是一个学习和提高的过程。他创作的剧本大概有三分之二没有成活,然而就是这没有成活的三分之二,养活了那上了舞台、和观众见了面的三分之一。

二

张宝申这一路走来非常不容易。他1944年出生于北京牛街,6岁时随父母回到故乡宁津县长官镇,小镇的土戏台、集市上的说书棚、街头白胡子老人讲古的茶馆,像一把把启蒙文艺的钥匙,悄悄地打开了他童年的心灵;爱看闲书的父亲和爱好文艺的老师,引发了他对文艺的兴趣。然而1958年,年仅14岁,渴望将来能展翅飞翔的张宝申,只读了4个月的初中,就因家庭生活拮据,退学来到北京,没办法只好虚报了一岁,才符合进北京618厂当学徒工的条件。进厂后,生活稳定了,幼年时对文艺的兴趣得以萌发,他便悄悄地迈开了业余文学创作的脚步。

张宝申深深懂得,搞文学创作必须要有一定

的文化基础,因此他坚持在工厂上业余学校,读完了中学和大学文科的课程。在此期间,他以最大的毅力,把一部《新华字典》过了三遍——这需要多少时间和精力啊。张宝申就是用这种“笨”功夫,提高了文化知识水平,一步步走向他追求的目标。

“文革”后期,厂里曾调张宝申到图书馆整理过一段时间图书,他如鱼得水,几乎把馆里自己喜欢的藏书看了个遍。他以上海工人作家胡万春以厂为家、努力深入生活为榜样,把胡万春写的一本谈创作经验的书《我是怎样进行创作的》,看了无数遍。在集体宿舍昏暗的灯光下,年轻的张宝申把业余时间全部投入到文化学习和文学创作中去了,他的视力在慢慢下降,到1970年他有了自己的小家时为止,他那副近视眼镜已经达到500多度。困苦和坎坷伴着梦想与追求走过了这一年又一年,直到1965年以后,他才开始发表以工厂生活为题材的短诗、小小说、小剧本。在此之前,他的退稿累计多达数百篇,面对着种种无声的刺激和压力,他知难而进,否则是不会走上成功的路。



张宝申走进中国评剧院成为一名专业编剧之后,伴随人生命运的转折,良好的客观条件给他的文学创作又开拓了更广阔的天地。上世纪80年代初,张宝申经常把作家刘绍棠和浩然请到剧院看自己新创作的戏,请他们写评论文章,以便更快地提高自己的剧本创作水平。一个好汉三个帮。张宝申经常说,自己的成长和成功,离不开老剧作家、中国评剧院院长胡沙,表演艺术家席宝昆、马泰,编剧刘成林、仇英俊等一大批前辈和同事们对他的影响和帮助。有一次,剧院请新凤霞来指导《银河湾》的排练,当她被人背到排练场后,坐下来就问,咱们的编剧呢?张宝申听后深受感动,赶紧走上前,简单地做了自我介绍,新凤霞就握住他的手,热情地说:“没想到你刚调来就写出这么好的本子,可惜我不能演了。不过我的徒弟们个个都不错,我只能给你们创个腔,说说戏,敲敲边鼓啦。”在排练过程中,新凤霞这位令人尊敬的老艺术家,手里拿着剧本和一支笔,对剧情中的人物情节、矛盾起落、事件高潮、悲喜情趣等方面,提出了不少好建议,那句句亲切、诚恳的指点,都被张宝申牢牢记在心底。

三

张宝申在剧本创作中,根据自己的优势,把创作重点放在现代戏上;在选材上,又把重点放在他熟悉的工厂生活方面。虽然,他知道表现工人生活的戏不好写,想写好更难。但正因为写的人少,这方面的好作品也就少,才更有希望突破。1990年张宝申调动了自己多年在工厂生活的积累,激活了创作灵感,完成了评剧《黑头儿与四大名蛋》的写作。这出戏,以全新的视角、全新的表现手法,反映了工人的新生活,讴歌了改革开放后的新人物。剧中男主角、车间主任黑永春(黑头儿),对车间里的四个捣蛋鬼的态度,不是打,而是拉;不是恨,而是通过爱,把大家紧紧地团结在一起。那一段段精彩的唱词,让人听后心里顿时感到热乎乎的。如果没有诗人的底韵,没有对生活的洞察,怎能写出如此传神的唱词。这出戏,可谓是一炮打响,成为中国评剧界的经典剧目。

1994年,张宝申又创作了表现环卫工生活的现代大型评剧《情恋万家》。开始他信心不足,如何把扫马路、掏厕所的清洁工人生活编成戏、搬上舞台?但当他到清洁工人生活中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很受感动。他认为,虽然我们的社会在理论上“人人平等”,但在实际生活中,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差别客观存在着。他要把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反映在评剧作品中,表现他们的喜怒哀乐,表现他们的理想和追求,倡导全社会的人文关怀,这是每个有良知的作家义不容辞的责任。他满怀激情地创作了这个戏,把环卫工人情恋万家的那种爱注入笔端,变成聚光灯,照亮了舞台,照亮了人心。120年前演的这出戏,今天依然有良好的社会意义,句句唱词都很接地气。1995年,张宝申先后被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戏剧家协会吸收为会员。

张宝申走进中国评剧院后,在24年的编剧生涯中,完成了7部大型剧本的创作,有6部在中央电视台和各省市电视台播放,获各种奖项12次,被评为国家一级编剧。张宝申的创作覆盖小说、散文、诗歌、评论、报告文学等众多门类,出版诗集《彩色的爱》、中短篇小说集《黑大侠情话》、散文集《艺文散记》等6部,在读者中产生了良好的反响。

四

张宝申身材高挑,戴着一副方形近视眼镜,举止文雅,朴实无华,说话不急不燥,和善可亲。他经常骑着自行车在京城里忙来忙去,不管为公还是为私,他总认为还是骑自行车好,不仅不受任何限制,还能锻炼身体。在高速发展的京城,他看见堵车心急,干脆不买车。乘公交车,他怕等、怕挤。就这样,自行车坏了,一辆又一辆,一直骑了30多年,也许是由于长时间骑自行车所致,他自己说是患了痔疮,根本没有在意,总认为这点小病不算什么,更没有想到去医院认真检查。当便血越来越多时,才迈着急促的脚步走进医院,经检查确认是直肠癌晚期……

宝申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留下了对一个时代工人的生活状况和精神状态的鲜活记录,是我们民族在改革开放后奋发图强、生机勃发的一个缩影。他从一位普通工人,成长为一位具有代表性的工人作家,除了天分,更与他勤奋努力、深人生活的创作经历分不开。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以来,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为时代和人民书写的创作理念不断被强调。看到文学界对“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热烈讨论,我又想起了宝申当年扎进火热生活的情形。

2016:中国报告

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专项工程

在农一师四团,我见到了老乡,一开始并不相信,因为这里离老家有万里之遥。但小引的语气十分坚定,容不得我半点怀疑。他说:“肯定是你老乡,他真名我不知道,绰号叫‘老虎’。他在这里种枣。”

我还没有缓过神来,就看见一个黝黑的中年人从门口走进来,满脸是汗。门被他一推开,熠熠生辉的阳光突然间倾泻在屋里,屋内立刻明亮起来。他不高,偏瘦,有些木讷。小引指指他对我:“这就是‘老虎’。”老虎”怯怯地伸出一双瘦硬的手,紧紧握住我的手,目光闪烁,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我知道他是因为激动,所以不知道先说什么,我也不知道先说什么,一时词穷,只好说,你好,你好,老乡好。

“老虎”来自邻县,其实是邻镇,一江之隔。我很纳闷,他怎么会跑到这么远的地方来谋生?老乡大概看出了我的心思,挺挺身子,喝了一口说,1986年春天来的,整整30年了。起初是做木工活的,四十五个人,东南西北地闯,不知不觉就闯荡到这里,这里虽然地广人稀,但气候凉爽,更主要的是这里的人豁达厚道,特别淳朴、友善,所以,慢慢就喜欢了。

“我们刚来时,就把团部里的所有木工活儿全包了,还有职工家的木工活儿。我们为他们做办公桌、橱柜、凳子等等。后来,我们又在这里开了一爿家具店,11月份回老家,第二年春天再回来。因为这里到了11月份天气就会冷起来,没法干活儿。”老乡说。

小引见老乡打开了话匣子,没有了刚才的激动与紧张,就插话打趣说:“老虎”,你的伙计都回去了,那你怎么留下来,莫非看上了这里的姑娘?老乡淡淡一笑,指指边上的女人说,这是我老婆,家里带来的,我们是1993年结的婚,婚后没几天我就带她来这里。人与人不同,伙计们见这里挣不了钱,都回去了,我们就留下来承包果园。果园也不多,只有70亩,但也够我们夫妻两个忙活了。这70亩果园中,40亩种的是红枣,还有30亩种的是杏梅。原来我们种的都是苹果,种了有二三十年了吧,产量与质量都不行,于是就考虑转型了。我们这里的红枣虽然颜色不好,但很甜,因为种红枣是越热越好,这里夏天高温,光照时间特别长,当然,关键是我们种的红枣不打药。这里的杏梅更绝,应该说是全新疆最好的,肉多,甜中带酸,因为这里日夜温差大,气候多变,还有水质好,水是来自天山的雪水;当然,最重要的是肥料,肥料最好是羊粪,这里的羊粪是个宝,按方卖,每方要120元,每年大概都要花上1万元钱买羊粪……

想不到木讷的老乡有这么多话,我尽可能不去打断他,老乡继续说,如果每年给果树上两至三次羊粪,平时勤锄草、浇水,红枣产量每亩会达到一吨。我想,我昨晚买的红枣是40元钱一公斤,这样算来,老乡光

新疆一粒枣

□金岳清

我问她在异乡生活是否有不开心的事,女孩说:“有啊!很早以前的事,你不提我快忘了,小学一二年级吧,星期六,妈妈带我去维吾尔族朋友家串门,中午在他们家吃饺子,吃的是羊肉饺子,膻味很浓,我吃不下,哭了,妈妈俯下身来,贴着我的耳朵说:‘不能浪费人家的一番心意,你应该把这碗饺子吃完。’我听了妈妈的话,就眼泪汪汪地把这碗羊肉饺子吃完了。当时,我不大懂妈妈话的意思,但我从妈妈的口吻里知道吃完这碗饺子的重要性。”女孩说到这里,咯咯大笑。

此时,女孩的妈妈大概听见了我们的谈话,回头一笑。我说,那你还记得第一次看到这片土地的感觉吗?女孩说太早的已经忘记,刚来这里读高中的那个冬天还有些印象。“那天我从阿克苏读书回来,下了车,四周全是白皑皑的大雪,牧羊人的矮房子全被白雪覆盖着,一块一块的,从地上长出来,像是白色面包;我想起房子里的人肯定在烤火、喝奶、聊天,觉得自己走进了童话世界里。”女孩说完,把目光落在我脸上,似乎在问:你还想了解什么?我突然想起来,我说你喜欢什么?她说,写作、画画、听音乐。毕业之后,要种枣树,培植父亲的果园,要培植出新疆最大最甜的红枣。

回到宾馆,已是夜里11点,躺在床上,满脑子全是老乡一家的影子。我想,老乡是粒枣,他身上蕴藏着热烈、红火和甘甜。这粒枣是浙江的、台州的,但他跨越大江南北,跨越巍巍昆仑山,落在这西北边陲、千里戈壁,在这塔里木河流域的绿意里。也许是跋涉了千山万水,也许是熏陶了大漠孤烟,也许是经历了酷暑严寒,也许是沐浴了天山冰雪,这粒枣格外甜。

退休这五年

□金兴安

2011年,我到了退休年龄时,随即办了退休手续。

虽不用去上班了,但要做的事还有一大堆:书屋的事、书稿的事、藏品的事……这些事有的是积存下来的,要限期完成的;有的事是新发生的,但近期要做的;还有的事是计划内非做不可的。每一件事都有若干项内容,每一分项内容很具体,如此种种,都是要花时间、精力甚至要花物力的,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

2004年,为感恩乡亲,我捐书捐资在家乡定远县蒋集镇创办了农家书屋(作家书屋),免费向乡亲们开放,受到当地政府和父老乡亲的热烈欢迎。但由于书屋10多年没有维修,书屋的相关设施损坏严重,加上原有书屋面积不够使用,急需维修和扩建。在安徽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及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从2014年下半年至2015年11月,前后花了一年半时间,对书屋进行全面维修和扩建,原先260平方书屋扩建为600平方,原先的3个书室增为6室1馆,即藏书室、农民阅览室、学生阅览室、电子阅览室、皖版图书室、名家作品室和书屋陈列馆,藏书由4万册增至6万册。扩建后的书屋统一装饰成仿徽派建筑,院内树木参天,鹅卵石小路,绿草如茵,有水渠、凉亭、石凳、石台,漫步其间,怡情悦目。我全程参与和协调书屋的维修和扩建工作,包括资金筹措、规划布局、工程质量、工程进度、安装布置等等,在这期间我从合肥到书屋来回奔波70多趟。

2014年11月,安徽教育出版社作出一项对我个人来说可谓“重大举措”的决定——将蒋集镇农家书屋10多年的发展历程,以报告文学的形式真实地记录下来,以翔实的史料、生动的故事告诉世人,蒋集镇农家书屋是如何创办、管理、完善、发展起来的,又有哪些先进事例、成功经验,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希望广大读者通过这本报告文学真正了解到蒋集镇农家书屋的引领和示范作用以及它的意义所在。随后,出版社从北京请来报告文学作家李君承担该书的创作任务。一年来,我10多次陪同李君深入到合肥、滁州、定远、蒋集等地采访了各界人士近百人。目前书稿已杀青,进入编审和出版阶段。

5年间,不管怎么忙、怎么累,甚至是我住院期间,我的读书和写作从没有停止过。

孙犁的《书的梦》、郭小川的《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王蒙的《王蒙自传》《王蒙八十自述》、莫言的《我的高密》、梁晓声的《白夜》等我都认真读过,并且还写下了若干篇读书心得。与此同时,我还结集出版了4本文学专著:2011年出版纪实文学《火红的晚霞》;2012年出版散文集《我曾飞过》《原上草》;2014年出版儿童文学集《播种希望》。此外,2013年、2014年为蒋集镇农家书屋编辑出版了宣传资料两本《十年同坚守》和《春天的问候》,约80万字,图片近1000幅。我还编辑出版了钟馗藏品大型画册,题为《中国钟馗》,并以中英文对照发行海内外。

5年来,蒋集镇农家书屋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荣获了多种奖项和荣誉。2014年1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同志对书屋作出重要批示,并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随即,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作家协会和安徽省



2015年3月28日,正逢定远县蒋集大集,书屋举办图书赶集活动

記録